

毕淑敏的蓝色天堂

【如是我闻】



□李怀宇

毕淑敏朴素无华。一见面，她立即起身拿起酒店房间的茶具为大家泡茶，动作熟练而神态自若。

2011年1月，毕淑敏出版了《蓝色天堂》一书，记录她的环球航海之旅。毕淑敏小时候读过凡尔纳的《80天环游世界》，萌生了环游地球的梦想，此次旅行算是圆梦。2008年，毕淑敏自费买了一张船票，登上“和平号”游船，5月14日自日本横滨进入太平洋，一路向西，9月4日返回出发港。

经过繁琐的手续，毕淑敏站在日本横滨港的船上时，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一路上见闻颇奇，到了巴拿马运河，翻译告诉她：“巴拿马治安太混乱，如果你下船，在路上走，过一会儿，你会看到你的手拎着你的包在你前面走。”毕淑敏觉得这话很绕，没听懂。“就是说巴拿马犯罪特别猖獗，抢你，太慢了，偷你，太慢了，索性把你的手砍掉了，你的手紧紧攥着包，你都不会觉得疼，就看到你的包被拎着在前面走，还有你的手，恐怖到这种地步。”

在船上，毕淑敏每天准时起床，绕甲板坚持走5圈，吃完早饭后，看看船上小报介绍每天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去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讲座。闲时写作，她带着手提电脑，因为晕船，写了一会儿文章就觉得眼睛不行了。《蓝色天堂》多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。

毕淑敏一路晕船，但也领略了海景之美。在大海中央，四周一望无际，运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海豚。如果没有好运气，连一只海鸥也看不到，是极为单纯甚至是单调枯燥的景色。“还是觉得挺难得的，有一种安静的状态，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做得到。”

同船者多是日本人，毕淑敏听说船上最老的游客是一位99岁的老人，专门去找这位老人，竟认错了好几次，原来游客中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有好几个。毕淑敏顿生感慨：“我们中国人说，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。像这位99岁的老人，我估计应该是做好会死的准备，毕竟岁数太大了，但他依然兴致盎然地出海了。”

毕淑敏将一路所见所思集成《蓝色天堂》一书。这个别致的书名也是有感而发，“我们的地球有百分之七十是海水，环球旅行尽管有一些陆地，但是绝大部分时间看到蓝色。如果让我说天堂的颜色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蓝色。哪怕是在太空看到地球，也是一个蓝色的星球。”毕淑敏解释，“绕地球走了这一圈，我发现地球上的人除了和谐相处，是没有任何办法把别人赶走的。我觉得天堂不在天上，就在人间。我们好像常常觉得天堂里没有磨难，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，到处都是鲜花美酒，好像也不用工作似的，但我想，没有这样的地方。我们能做到的并不是求一个虚幻的世界，而是今生今世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。人依然要工作，还有一些不如意，可是我们的心里还是安宁的，大家一起努力，让她变得像个天堂。”

我问：“你小时候有环游世界的梦想，走了一圈之后觉得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吗？”

毕淑敏说：“这个梦想表面上是现实了，因为那时候只想着能够环游地球，很多人以为环游地球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看到了，其实不是，它只是一个圈。这次环游地球的旅程只有20多个国家。在船上，正好我为汶川地震办了一个赈灾的捐款。船长说我把捐款送给中国灾区，船可以在其他的港口等我，我想那也是一份信任。我就下来飞回北京，从北京捐给红十字会，然后又去汶川的学校讲课，

之后，我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才追上那艘船。当时我并不觉得是创了一个什么纪录，实际上我对世界上的探索多了好奇之心。我回来送捐款的过程，就闪过了整个中东。后来，我又到中东去了，把这些地方都补齐，我了解了一点伊斯兰文化以后，还要去看看其他的，反倒是一个梦想的实现。”

我问：“你是医生出身，这本书很多章节都是医学的视角讲旅行中的感悟。这是不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？”

毕淑敏说：“我觉得是很本能的。因为我从当卫生员，然后到助理军医，当主治医师，做临床医务工作一共22年。这对我的影响还是挺严重的。我也不刻意去回避它。有时候不由自主地用医生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东西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西藏待的时间太久了，因为那里也有点类似苍茫大海的状态，有雪山，也有旷野，我们是部队的第一批女兵，几个人，彼此之间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以后，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，每天很多时候就在那儿发呆，所以我觉得那种海上的枯燥，时不时就让我想起对着雪山的那种感觉。有一次，一个西藏的学者给了我一个解释：当时你在西藏阿里对雪山那些年，发呆其实是一种修行。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描述：大隐隐于市。不一定是在大海之中，或者雪山之下，我们才能保持宁静，如果我们能对人生有一个比较坚定的把握，知道有一些是可以忽略不计，有的时候不必那么愤怒，有些事也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奏，而真的达到这样的状态，人就变得比较平和了。当我们特别紧张的时候，好像觉得如果不尽快地去做什么事情，就会失去什么，这是现代的一个通病。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，其实生命就是这样，当我们害怕失去那些东西，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物质的东西，并不是精神的东西。我们不会失去精神上的东西，如果不是主动放弃一些的话，把这些想清楚，是可以操控生活的节奏的。我们总觉得这个节奏是为外人所操纵，这从根本上讲不通，外人不能够决定你，还是你自己决定自己。如果你能够说不，能够知道放弃，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重要的不放弃，剩下的不太重要的，可以把它压缩一部分的话，生活节奏就可以慢下来。”

毕淑敏曾当过医生，又是作家，也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，这种经历对写作有什么影响呢？毕淑敏自我分析：“很多人会觉得，我原来当医生，然后做作家，然后去学心理学，然后又当心理医生，然后又要调过头来写作，改天又出去环球旅行，返回来又要讲百家讲坛，好像有报纸说：毕淑敏华丽的转身。后来我心想，我有什么华丽呢？转身吧，我转来转去都晕了，而且其实还在原地。我觉得人挺复杂的，挺多面性的，研究、探讨人生，也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。文学也就是人学，最主要的是描写人。心理学也就是研究人的行为和思维的科学。这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区别的，但核心的研究对象，或者说描述的对象，是一样的。对我来讲，就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冲突。现在，我特别想达到一种状态，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。我当了几年的心理医生，各式各样的人来跟我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的逻辑。有时候看到别人这么做，我们会说：他怎么能这么做呀，这太没道理了，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。但是做心理医生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恰好就有一些人把一些不可思议的逻辑都告诉你了。我越发明白人的丰富，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，大家要找到一个基本的和谐点。”

（本文作者为知名媒体人、出版人、作家。）

□高军

蒲公英种子成熟后，被风一刮，或用嘴一吹，都似一把把小伞，不断向远处飘去，那种画面总是让我充满遐想，也引起很多回忆。

过去，我们那儿一直管蒲公英叫婆婆丁，饥荒时候是最好的野生蔬菜。但小时候我并没有吃过，我是在亲眼见证婆婆丁的药用价值后，才在春天去田野里剜一些来做菜的。

过去一直在乡下生活，有段时间有位邻居脖子上的结节长得就像鸡蛋一样大小，医生让做手术。这人心里很害怕，不想手术。回到村里找村医，村医给了个用婆婆丁泡开水代茶饮的办法。每天泡一大把，坚持喝了两三年，结果那个疙瘩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消失，脖子恢复如初。病人脖子上的疙瘩到底是婆婆丁泡茶喝好的，还是另有其他康复原因，无法细究，当然也不好贸然做出准确的结论。但我知道，蒲公英一名最早出现于晋代刘涓子《鬼遗方》中，随后很多医药学著作都论及了蒲公英的药用价值。其性味甘，微苦，寒性，能治疗多种疾病，很多人还归纳出其具有清淤消肿散结的作用。几十年前，卫生部已将蒲公英归类为药食同源物质，可以放心食用。我家经常将婆婆丁黄花切碎煎鸡蛋饼或蘸面粉油炸熟食，花、叶、茎蘸酱生食。还有就是将大豆泡透磨糊，锅烧开后加入余水淘洗剩的细屑，镬成豆沫子菜，也十分美味。晒干或炒熟制成婆婆丁茶也可以，但体质弱的人喝会有些许不舒服的感觉。

小时候，我们都会唱有关婆婆丁的歌谣：“婆婆丁，开黄花，花儿落了把伞打。小花伞，长长把儿，带着花籽上天啦。飘啊飘，撒啊撒，明年遍地开黄花。”“婆婆丁，水灵灵。骑竹马，挂红缨。演大戏，好威风。耍大刀，向前冲。你上西，我上东。演的是关公战黄忠。”唱归唱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并不明白“关公战黄忠”等是指什么，只是胡乱唱唱，乐在其中而已，并不会也想不到去探究里面的知识。

知道婆婆丁就是蒲公英，是我求学期间从著名作家叶楠担任编剧的电影《巴山夜雨》看到的。电影中最动人一幕是五岁的娟子偷偷随人上船，唱着父亲秋石写的诗歌《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》寻父的画面。影片最后，在船长等全船人的通力协助下，秋石背着女儿在宜昌上岸，走向远处已经呈现一些光明的大地群山。这时，孩子的歌声再次响起：“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/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/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/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/小伞儿带着我飞翔飞翔飞翔/小伞儿带着我飞翔飞翔飞翔。”歌声里，有的人怀念生者，有的人祭奠逝去的亲人，每个人都找到了内心的出口、前行的方向。特别是那种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随着蒲公英种子飘满山谷的画面得以尽情呈现。正是从看过电影后，每当提起蒲公英，我的耳边总会响起“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”的歌声，眼前浮现出一个小女孩纯洁明亮的眼睛，还有蒲公英种子像小伞一样在山间飘动的情景，更会引出一系列深思来。

蒲公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分布极广，山坡、草地、路边、田野、河滩等随处可见，不断地开出黄黄的花朵，种子又随风不断飘飞着寻找新的栖息地，所以生命力极强。对大地母亲充满着无法停留的爱，它的离开也恰恰是爱之所在，希望之所在，未来之所在。

再次来到野外，看着地上零散分布着的一墩墩大小不等的蒲公英，那暗绿色的叶片，黄黄的花朵，已经成熟的果球上白色的冠毛，都是那么显眼，那么生机勃勃。一阵风儿刮来，果球逐渐消失，空中就飘起了一把把小伞。这种药用、食用和文化价值交织在一起的植物就让我浮想联翩了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齐鲁文化之星、沂南县作协副主席。）

【落英缤纷】

蒲公英